



擊

壤

録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04
2



文庫 11
A/1704
2

柳田泉文庫



擊壤錄二編

豐太閤與毛利氏相持備中及聞明智變講和班師馳

入姫路黑田孝高

小字官兵衛播磨人父美作守職隆世事赤松氏孝高有謀畧夙佐

津六郡年未五十致仕祝髮號如水 迎而弔之曰

君有憂色而中情可知矣太閤欣然命大發倉廩罄藏頒賜顧堀秀政久太郎曰我無用於城守今將欲一局決輸贏何如秀政答曰可也己得勝著矣復奚猶豫

佐久間盛政

玄蕃九父久右衛門盛次母柴氏曉勇多力有鬼玄蕃之稱 軍敗與柴

擊壤錄

三十一

殿取

田修理相失，潛匿敦賀，土人誘執，獻諸豐太閤，而幽

于蜂須賀氏。豐太閤封龍野，移阿波，食二十萬石，修

理大夫，太閤厚慰恤之，使正勝喻之曰：「修理死矣，我將

與卿一大國，日後相援，視予猶修理也。盛政笑却之，

曰：「成敗命也，阿舅而得志，公與吾易地耳。事既至于

此，祿以天下，吾不敢獨生也。且夫剖腹自潔，戰士之

常，吾今延頸待刑者，外欲耀公武於遠邇，內避吾卞

急，不忍之嫌耳。」公嘆云：「鬼玄蕃固當爾矣。」乃從其所

請，露車鮮服，遍送都下，終死于槇嶋。

竹中重治小字半兵衛，父遠江守基，任美濃齋藤氏守，

岩手城，重治少喪父，嗣居菩提城，無幾與龍

興不諧，出奔江州，遂仕織田公，命屬羽柴秀吉，秀

吉之勦淺井，平播磨，重治與有力焉。天正七年六月

卒，年三與客論兵，其子重門小字左京，七歲而孤，繼

守後移封府內，尚幼，侍坐聽之，談酣起如廁，重治痛叱

之曰：「何不溺于坐？」重治之兒貪聽兵語，以汙其席，誰

謂不可。

豐太閤之討北條氏政，氏政將松田憲秀尾張密使使

納款，人無知焉者。太田三樂見語公曰：「松田有異心，

公問何所見？」對曰：「彼其材畧，非懼廢事者。今視其

營，弛備休士，又不復偵邏，是蓋通情于我也。」公嘆稱

久之，顧東照公曰：「予得二奇，卿解之耶？」曰：「一為三

久之，顧東照公曰：「予得二奇，卿解之耶？」曰：「一為三

久之，顧東照公曰：「予得二奇，卿解之耶？」曰：「一為三

樂也其一則何公曰予起自匹夫撫有海内渠之智而併所有失之豈非一奇也邪

豐太閤東征館白川召蒲生氏鄉飛驒守賜會津四十萬

石以鎮東陸氏鄉退倚柱泫然山崎定勝右京見而

賀云公受斯重貺宜乎不堪感佩氏鄉耳語曰非敢

然也假令食小邑身在畿甸他日或得展志今也雲

山渺茫既為一世棄物得不吞恨乎

蒲生氏鄉年十三侍織田公公與稻葉一鐵伊豫守講論

兵法通昔不寐侍者皆睡氏鄉獨在傍傾聽焉一鐵

視之云此子警敏必為名將矣公亦器之呼曰忠三

所謂曠且而相感者

郎時公為彈正忠以女女之殊被親暱

蒲生氏鄉儼有大志豐太閤嘗憤外征功不就召

德川公以下諸巨帥商議焉氏鄉進言請以朝鮮賜

臣臣特率部兵戡定之仍用彼衆伐明則殿下不損

一矢而收績矣太閤怡然然由是心憚氏鄉不復專

委任也竟為石田三成所毒而死氏鄉茶伴有掃部

承三成囑即宴會毒之氏鄉有永訣歌曰軒擬里安

例伐否舒涅怒波奈巴池留門乃乎古魯微慈軒

從春巴留乃也摩軻莖譯云花落有圖也

堀秀政小字久太郎父曰太左衛門秀重美濃人歷

從四位侍從左衛門督賜羽柴令多賀某守雲監築

北在城某悞事被譴怒而亡命秀政惻然竊遣人追
贖黃金十枚既而手釐其封紙藏諸篋底顧待者曰
苟有益于事矣百金不足愛否則此十片故紙不可
徒棄也汝輩勿鄙吾所為秀政溫雅有經綸才及其
卒舉世莫不痛悼云使斯人也矜式于四海必能勝
其任矣蓋微言欲其執天下大政也

堀秀政之祿士也坐起食飲給仕左右可一月以觀其
內行既為奏者出納群言又可一月以察其外事然
後與之俸邑客有缺望欲去者慰喻曰我惜不饜子
心可憾矣為資財物而遣之及其得所主懇懃寄託

焉於是將士感服莫不傾歸也有人嘗記其過失二
十餘條榜示城市家老見之怒請窮詰處罪秀政即
着衣袴盥嗽三拜曰諫誨懇切誰復至於此者是天
佑我也十襲藏櫃以為家寶因大改更法制舉材能
寬課役賞罰公平黜陟得所世呼曰名士左衛門

豐太閤嘗言方今陪臣如直江兼續山城守堀直政原姓

氏稱監物堀秀治之老小早川隆景毛利元就第三子

賜堀氏食三條五萬石雖潛伏下僚然委

氏為左衛門尉後封筑前三十四萬石從三位中納言卒年六十三

以宰執任不難能也隆景風格俊偉智量絕人最為

圍碁。德川上杉諸老皆侍焉。公乍遇刺，投子沈思久之。顧諸老曰：「當此困阨，縱有隆景之智，亦恐不能施也。」

小早川秀秋

木下家定之子，豐太閤夫人從子也。為小早川隆景義子，繼領筑前，亦從三位。中納言左衛門督，關原役，助。德川公，有持角績，移領少備前，美作二州，四十七萬石，無幾卒，無嗣，封除。

襲封驕悍，拒諫，屢戮重臣，群下騷然。或稱病不朝，或

挈家出亡。

稻葉八右衛門，齋藤角右衛門，堀平岡重田勘右衛門等，皆攜妻孥而去。

定

石見守，食邑三萬石。獨執臣節，從方規誨。秀秋不悛，太閤乃

遣山口正弘

玄蕃允，封大聖寺五萬石。佐視國事。秀秋又陰欲賊

正弘，太閤怒收其封，放之越前，重定分疏請罪，更因

德川公救解得以復國

前田慶次

前田利大大納言利家之從弟。或云瀧川義大夫之弟，為利家兄藏

人利久義子

豪武而多能，然任達馮氣，不自檢括，常病利

家以禮律已，嘆曰：「人生貴適意，縱食祿萬鍾，有所屈

折，非吾志也。」將去加賀，謂徒去無趣。時隆冬，浴室多

貯冷水，託茶宴邀利家，言今日寒甚，臣謹具浴以待

利家，悅裸體入盤，方覺見欺，怒執慶次，慶次有駿馬

名松風，預裝置後門，於是急騎而亡。既而聞上杉氏

新移會津，招四方遊士，往仕之，食五千石，嘗與諸年

少會話，志賀與摠栗生美濃等戲相語曰：「林泉和尚

我公所禮貌，彼其面目可憎。吾每相見，恨不一拳也。慶次笑言：我且試之。乃敝衣敗笠，偽參拜寺觀者，入門低回賦詩示和尚。和尚奇而延之坐談。及奕碁，曰：汝能與吾對乎？慶次曰：諾。乃賭撲鼻頭，先輸一籌。請罰。和尚辭曰：吾儕緇流，如何傷人，不可為小指彈之。及慶次取贏，故亦顰蹙曰：凡夫撲佛子，冥譴可懼矣。和尚曰：吾罰汝，汝不罰吾，理乎？慶次乃揚拳極力毆之。和尚暈倒，衄血淋漓。二子聞之，捧腹失笑。

長連龍

九郎左衛門

兵衛尉信連之裔

長谷部信連仕高倉王為兵衛尉治承中

奉王討平清盛事不就父連繼 對馬兄重連 九郎左衛門

並事能登守護畠山氏。畠山氏臣温井景隆 備中三

宅長盛 備後 逐君奪國，深憚長父子。虢武偽和請盟

伏甲殺之。連龍時為僧，在奉恩寺聞之大憤，還俗起

兵攻取伏山，斬其黨屋代某 越中 進陷小竹番場數

城，屢敗二子。二子懼，約分有其國。連龍請命織田公

公許之，遣前田利家為能登國主。連龍又為利家伐

上杉氏，復其侵地。馘長景連 長與一上杉氏之將先

據之公偉其功，賜書褒之。由是遂臣前田氏，領能登

半國三萬五千石。其子安藝守好連，又亦以勇力顯

木村重茲 常陸父佐其以功封定重茲嗣傳關

除自越前南上，前驅士所持鎗，甯路傍樹枝，脫鞘重
茲見其刃鏽痛，誠之親出，已鎗欲觀而辱焉。發鞘視
之，鏽更甚矣。重茲默然，少之曰：主將所執，猶尚如此，
況於奴輩乎？宜時時簡閱，勿忽也。因叱左右疾馳，從
者失笑。重茲一作師春

日根野弘就備中守將使於朝鮮，介三好某新右衛門就黑田
如水，貸銀二百枚，使事畢而還，與某俱詣黑田氏，致
謝。談話間，如水召家人云：嚮所得鯛魚，割為兩段，鹽
藏其一，烹一以饗二君。二子聞之，意頗不平，既而出，
銀返之。如水忽變色曰：曩日適周公急已，若知公有

意償之，則吾決不應矣，却而不顧。二子始服其洪量。
小早川隆景邀明兵于碧蹄館也，敵乘勝張皇，我軍頗
危懼焉。布陣未接鋒，會黑田甲州黑田長政，小字吉
領中津十五萬石，任甲斐守，以關原功，移食筑前
五十二萬石，從四位，侍從，筑前守，卒年五十六單
騎來省，隆景顧之曰：我遣栗屋四郎井上五郎兵衛
守前驅，恐彼輕遽損事，子為我誨督之。于時天寒，甲
州戴冒絮，於是大喜，更被所齎，水牛珓而進，衆望見
相目云：大水牛來矣。今日必勝。一軍奮躍，甲州時年
二十餘，為衆信服如此。

黑田甲州言我總角臨軍，積勞行間，然而衆論寥寥，終

讓乎淺野左京左京大夫李長者何居豈以吾不能紹我父

乎蓋謂如水智勇兼長彈正則否以故左京特發聲

聞也彈正少弼長政幸長之父小字彌兵衛尾張人

從四位侍從

黑田甲州每蒞軍揮鎗而進與衆爭功世子忠之小字滿德

元服為右衛門佐賜姓名松平忠之行袴服禮時栗

元和中嗣立從四位侍從筑前守山備後栗山利安小字四郎兵衛稱備後黑田圖書以下重臣具在

焉母里但馬母里友信小字太兵衛稱但馬以朴直殊為世子所親

昵呼曰爺爺但馬乃抱世子從容語曰郎君夙成善

記爺言夫先衆陷陣及敗致命騎士之任也郎君務

修將畧以摠攬群英勿襲父公之故轍甲州勃然不

悅曰我少時嘗受卿等誨督然若朝鮮關原事一出

于吾肺腑爾後昇平雖行陣稍劣而不敢輸卿等也

况小兒輩安望乃公邪但馬哂曰欲使少主不為暴

將而公何悻悻也甲州益怒按劍奮言為兒罵父果

何訓哉但馬曰夫良將更事猶不自足焉今公賴士

馬之勁一時僥倖以之誇張此取敗之道也而當身

鋒鏑亡士不顧是下無益于己而上損國家之重寄

也且將卒異功剛柔應變唯備後能審此理願時時

討論以完藩帥之大任矣更撫世子首屹然不動備

好調樣

與往座覆瑣
全一美談

後在外與眾飲酒聞之踉蹌而趨跪言臣昔侍如水
公肆小筮原宴禮請為公行觴奉壺而前甲州欣然
舉杯謝云不圖今日始煩卿手也備後因睨但馬曰
吁狂夫盍來一獻焉又親酌之顧左右曰好勇可喜
公也無謀可懼亦公也狂愚可憫但馬也誠忠可託
亦但馬也黑田家隆盛唯是斯時不歌不飲何日快
樂庶幾諸君砥礪戮力勿遺公家之急矣竟極歡而
罷

黑田甲州歲首宴栗山氏酒方半忽言予在焉恐眾不
能飲也乃起母里但馬故大聲呼曰公曷不小駐歛

語使年少輩酣暢也此公麤剛故態未愈一炙頂上
痛懲之何如甲州佯為不聞而去

石田三成石田宗成小字佐吉父藤右衛門為政近江
人豐臣公之鎮姫路仕為書記以敏辨多

能特見寵任及公一紗宇內與淺野增田等共為奉
行職累加封至二十萬石進從四位治部少輔更
名三成三成建議改度天下田畝定賦稅法又禁民
間藏兵器由是郡邑大小戶口稠稀可得按焉而兵
農判招島勝猛對島左近為臣豐太閣聞而訝之謂三

成曰勝猛國士豈汝曹所能籠罩邪汝何術致之三
成對曰臣第分半封而賓之耳時三成食二萬石太
閣惻然為增其邑後賜澤山城領二十三萬石因博
延諸國偽傑不次祿用如蒲生鄉舍小幡信世等蒲生

短小位豈亦
有不可侮者

備中初稱橫山喜内近江人仕蒲生氏鄉食梁川萬
三千石及蒲生氏削封臣于石田氏小幡助六父曰
上野介信繁上毛人美而多力仕關原皆為之爪牙軍敗
三日成食二千石二子皆死于關原

之日群下效死力者蓋以此也

石田治部與加藤黑田等七將加藤清正黑田輝政加藤

嘉明淺野幸長細川忠興有違言奉德川内府旨解職將就其

邑澤山嶋勝猛諫曰臣察内府近狀不有異謀必

有異心矣然我黨諸將如備前黃門浮田秀家還大坂觀

望薩摩宰相島津義弘修理大夫義久之弟義久用

其六州令義弘代立食本州及大隅日向六十萬石

賜羽柴氏參議兵庫頭坐石田黨而廢薙髮號惟新

元和亦屢遣伊集院幸侃右衛門大夫忠棟削髮于

彼邸而君屏居曠日勢屈氣索誰復應之為今之策

密徵兵庫澤山君率三千人為中軍使臣及蒲生備中

舞兵庫各將二千乘夜縱火街市豫布暗號冒烟亂

擊臣徑從豐後橋先登二子繼之以火箭射德川氏

弓銃交發視機而進且分兵斷其走路則事不待轉

瞬而決矣假令内府逸必不出於宇治小幡而致

諸麾下也若不幸取敗枕城而殉以報太閤而已君

請熟慮焉治部默然勝猛屢言之竟弗聽

六角義鄉故近江國主六角義秀之子義秀以病託國

右兵衛督妾阿萬美姿貌石田三成私誘其父多良尾道

賀人多且尾彦七近江人薙髮稱道賀欲奪之道賀不肯因譖義鄉于

太閤子為太閤所聞之先納諸聚樂三成慚憤遂陷秀次褫邑竄逐焉關白秀次豐臣秀次小字孫七郎太閤妹夫中村彌助之

以大逆誅及其妻妾

石田治部之被囚也東照公召鳥居成次小字久五郎彦右衛

門元忠次子封谷村三萬八千石土佐喻曰石田三

守元和中傳駿河大納言以謬直稱成爲乃父宿仇今與之汝汝甘心屠斬以慰乃父之

魂成次喜延諸已營饗勞懇至明日送之麾下謝曰

先臣效命孤城固盡人臣之職耳臣於三成非有積

忿領恩旨亦一宵而足矣敢謹還上焉公咨嗟久

之目云渠之清衷不減乃翁

大谷吉隆大谷吉隆繼小字平馬其先出于平貞盛之裔大谷盛亂世屬豐後大友氏亡仕羽

柴氏于姬略食俸百五十石後為奉行改信而智初

名吉隆從四位刑部少輔領敦賀五萬石因石田氏事豐太閤荐被超擢參與機密後病癘而

盲三成之舉兵也陳其不可苦止之弗聽乃謂人曰

吾與彼且暮比肩今知其必敗而棄之不義輒與平

塚爲廣因幡守戶田重次小字半右衛門歷仕織經

略北陸遂會三成于關原及西師崩潰將死之爲廣

亦書絕命歌副以甲首二級贈之吉隆云是僕之所

手獲聊留別左右今僕先焉公必繼之吉隆即顧姪

僧祐玄執筆口占答賦自刃而絕

關原武成之後本多正信佐渡守上言上杉氏之老直江

兼續首與賊合謀尤逞兇虐縱納景勝降不戮渠無

以振國憲東照公曰夫諸家老如吉川宗戶毛利氏

米津蒞井佐竹氏野村新納等島津氏皆為三成所欺誑

以導其主干亂也豈特一兼續哉今從汝言是自示

不廣而非所以慰天下矣乃召兼續親諭之曰聞爾

無男而有一女取正信次子對馬守更女之以託爾

餘年因賜邑五萬石兼續感泣而退於是四方反側

之徒一時帖然安其堵

岡豐前長船越中並輔淳田秀家為勲舊重臣越中死

其子紀伊小字又左衛門不肖及秀家役于朝鮮令紀伊留

守而豐前從在釜山浦病而革秀家臨視之詢其後

事豐前力疾而起歛容謂曰臣欲一言效愚忠久矣

知君不能用故緘默而已秀家強問之不對潛然盟

曰吾憑卿等力得有今日况屬續之誠何敢忽諸豐

前乃屏人間語曰君欲永保邦家則謹勿納紀伊之

言但長船氏不可廢也宜使彼給社外庭矣言終而

歿果如其言豐前子藏人襲父職祿任越前守

備前黃門肅信長船紀伊委以國事紀伊薦其黨中村

夜半錄 行

次郎兵衛為近習頭中村自步卒中外倡和大張威

福遂懷異圖結石田氏以自固焉浮田信顯七郎兵衛

之子秀家之戶川達安等肥後守秀安之子亦肥後

後系左京亮石數請斥之黃門不從乃密與花房岡二子花房志

越前守並議毒殺紀伊既而黃門用中村讒禁錮四

子上請欲誅之德川公不允放之前田玄以增田

長盛之所前田玄以初入祝髮攝德善院織田

豐臣氏時掌奉行職封八上五萬石增田長盛小字

仁右衛門亦為奉行領郡山二十萬石從四位侍從

之兒兮真可疑黃門不悟卒壞其家

備前黃門之燔于關原也親臣左右無一人侍獨新藤

三左衛門黑田勘十郎二士在側相俱歎曰君進佞

任姦放黜四老宜乎遭此之辱矣黃門怛怛乃從其

言遁於薩摩及黃門謫于八丈二士復隨焉東照

公聞而祿之後賜黑田於嶋津氏以其請之也

浮田信顯以關原勲封津和三萬石一云四萬石或以

非除出羽守更姓名曰坂崎成正為濱田二萬石恐

有勇氣大坂之役德川公見城中火起顧左右曰

誰能拯我豐夫人者吾必厚酬之衆相目無對者成

正進曰賞賜之命臣不敢期也今日臣有一死以答

後編

卷三

殊恩耳直衝烟焰而馳竟奉夫人還公特感嘆之呼云當千之士謂汝也耶

越前中納言松平秀康小字菟齋東照公次子年十為豐太閤義子任少將三河守承結城

氏後食十萬石石田之亂留鎮東土以備上杉在伏氏此歲移封越前六十七萬石正三位中納言

水郎召見妓阿國覽其念珠用水晶陋之親脫所佩

珊瑚念珠賜之觀舞畢慨然拭淚曰海內婦女何限

而彼稱為第一流女兒若我則未能為第一流男兒

也噫

丹羽長重越前守長秀之子蘘領八十萬石屬豐臣氏坐事削奪食小松十萬石賜羽柴氏參議加

賀守黨石田三成喪其邑及台德公立思之老江舊誼而祿之寬永中復封十萬石白川城主

使人愧死

口三郎右衛門初稱傳十郎豐太閤與田萬石隸丹羽氏以虢武聞及長

重亡封隱居于京師越前中納言招之與邑萬石越

前士朝倉犬也亦慄悍多力嘗營首家者再矣于時修武

技者斬級三十三起墳奠之名曰首家嫉其超進已上在朝傲然睨之

曰上國所謂勇士者其技何如江口曰上國之士一

鎗拉千軍已不以瑣瑣斬馘自負焉犬也不能答更

詬笑云江口娼婦之鬼今日復出矣江口怒曰汝真

犬也歟扣刀而起坐者救解得無事三郎右衛門子石見有故去越

前及丹羽氏復封歸任蘘稱三郎右衛門可兒才藏少有勇力以篠為背旗眾呼云篠才藏才藏

其人如其氏

後

二

老而益健時時穿甲跨鞍馳騁山野或謂之曰士雖
 有雄心年暮步艱恐不如少者也才藏掉頭曰否不
 然亦惟顧其質何如耳常尊信愛宥神曰余必死于
 神忌矣果以六月念四沒臨沒洗浴戎服杖薙刀踞
 胡床從容而絕神色不變人以為一奇才藏墳在廣
 鳥矢賀坂遺
言題碑曰尾州羽粟
 郡人可兒才藏吉長

真是可兒

可兒吉長之隸竹內久右衛門亦驍悍吉長常分與半
 俸長湫之役吉長坐其主秀次事而廢後仕福島氏
 領七百石又割三百五十石畜之

毛利秀元小字官松中納言輝元養子實輝元叔父備
 中守元清之子及輝元生秀就退避之長府

慶安中卒從三位參議甲斐守自朝鮮還饗勞將士班以有功吉川

廣家駿河守元春之子從四位侍從藏人頭食岩國六萬石宗戶隆家元就之女婿備

前並為左右坐首及行酒先觴三刀谷監物觴畢古

志清左衛門笑曰臣之次也進受酌有地九郎右衛

門急給其左臂拉諸膝下將奪之杯古志右手抽刀

不敢遽下手徐仰見秀元曰公遂見允于臣耶秀元

即起和解之使二子各自舉杯眾喜其弘雅

三刀谷孝和物即監清和源氏之裔世為豪族屬尼

子氏朝鮮之役隸毛利輝元小字奉齋大膳大夫隆
 元之子元就之嫡孫父

早卒承祖後任右馬頭豐臣氏起附之仍食安藝周
 防長門石見出雲隱岐備後七州百二十萬五千石

列大老從三位中納言石田之敗坐削五州領以勇
 周防長門三十七萬石薙髮號宗瑞寬永中卒以勇
 略著後遁于京師及輝元黨石田也其將惠瓊武田
 安藝人入東福寺為僧名遣人懇勸歸仕孝和不肯
 惠瓊仕毛利氏住安國寺謂客曰治部必敗矣夫
 德川公封殖關東不利西
 征今使嶋津抗命誘致之鎮西乘間徇畿甸而夾擊
 之則事或可廢幾也渠反其策不敗何俟焉因助細
 川氏守田邊城以拒西軍孝和後仕紀
 福嶋正則從東照公在小山石田治部竊欲取清洲
 誘守將津田繁元備中守正曰衛門以太閤親姻已
 陰款于大坂請子速納我兵繁元欲從焉大崎長行

小字與一郎更玄蕃初仕木村重茲領怒曰不見我
 前部稱鬼玄蕃後為福島氏將鞠城主怒曰不見我
 公手書如何納他人耶敵來則枕城而死耳輒分兵
 據陣馳報于小山會公訊正則清洲要地誰為留
 守焉正則具狀以聞公深嘉之後常語左右關原
 之利以大崎長行折衝清洲也福島亡後長行亦臣于紀伊
 甘糟虎氏備後上田人仕上杉氏舉於卑賤為將領食
 白石三萬石與本庄繁長越前守福齊名石田之亂
 與繁長等各據其邑備伊達氏會族子登坂式部聞
 虎氏不在以邑應敵遂坐屏居不許見畠山義真字彌三郎
 義春子下總守為德川公私致諸京師傳旨慰

終錄

二十一

恤且勸之仕約與二萬石取教書示之虎氏辭曰臣失守而廢固其宜也况以君黜臣生死何憾今雖辱大命不敢換舊君之誼矣公擊節感賞曰誠忠如斯使人益恨不至也

上田宗古

上田重安小字主水歷事織田豐臣氏關原時從大谷吉隆抄略北陸竟坐竄廢削髮號

宗喜茶事嘗獲罪幽于淺野幸長所幸長請而臣之食祿萬石和歌山有土木役宗古帕首著黃帔衫監督卒徒年少輩竊相詬訾云我藩富饒矣茶湯頭陀猶且萬石幸長乃召宗古解佩刀與之曰外間紛紜之言何足蒂茲若有緩急當用此樹奇功也宗古頓

首謝言他日臣當釁刃以效消報矣衆又詈云宗古

何釁猫血邪鼠血邪不知孰用也及檜井戰宗古揮

鎗而先殪山縣三郎提首上謁睥睨左右曰公等專

門武士今日却輸於猫鼠頭陀歟衆慙伏無言而罷

真田幸村

小字源次郎安房守昌幸次子仕豐太閤為左衛門佐娶大谷氏大坂之亡死之年四十一

六入大坂為謀主東照公使其叔父信尹

彈正忠子隱招之曰給田萬石幸村辭曰臣嚮獲罪竄伏於

久土山

石田之反幸村共父應之據其邑上自分餓

死今遭右府秀賴甄拔將八千兵大恩未報不遑顧

他也公令復言之曰若能來我必封汝於信濃幸

村怒曰吾既奉右府命唯有一死耳豈見利而遺義哉倘或東西修睦則吾寄食叔父於關東曷較俸祿多少耶願無復來恩我也

長曾我部盛親

土佐守元親之子小字右衛門太郎任

黨石田氏禰封迨居京師為豐臣氏將敗藤堂高虎

號幽夢應豐右府招被誅為豐臣氏將敗藤堂高虎

小字與右衛門近江人少遊仕淺井織田諸家終臣

于羽柴秀長食二萬石任佐渡守尋佐其子秀俊攝

軍事及秀俊卒太閤與大洲七萬石關原役歸順增

食二十萬石後移伊賀併伊勢田至二十七萬石左

少將和于矢尾及大坂城陷被執台德公嘉其材

武命監吏善視之盛親出一曹囑吏曰是藤堂勘解

由所著也前日吾預知我軍不利決意野戰冒藤堂

氏陣獲其將數人藤堂氏隊將藤堂仁右衛門藤堂

新七桑名彌次兵衛及勘解由皆

死于矢尾獨勘解由氏督眾奮鬪所向摧靡吾深悼其死

願子為我輸之彼家以為後嗣榮觀也時人傳稱其

厚意

黑田父子受封中津討國中拒命者平之獨城井鎮房

城井彌三郎世据邑不服如水誠眾禁攻擊焉甲斐

邑於城井谷守長政私與後藤基次後藤又兵衛父曰襲之不克

而北馬誤沒淖長政斫其駿逸欲出之按轡趨起遙

見基次過呼曰汝棄吾而亡耶盍來助焉基次裂背

罵曰潰亂如此部屬且不能收何有於一馬君第疾

走不顧而去既而長政恐父之譴截髻屏居其徒皆從之基次遊處自若黑田惣兵衛詰之曰世子猶忍詬自貶然子厚顏出對於人耶基次笑曰勝敗兵家之常一衄沮喪何以督士衆今者不利他日當戰捷自贖也且每敗斷髮髮何日長矣如水聞之竟釋而不問

好笑

岐阜之役黑田藤堂等五將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田中吉辰桑山直晴戶川達安

留備大垣聞三成出援織田氏織田信秀小字三法師中將信忠之子右

府信長之嫡孫父祖之遭殺也尚幼為群下所擁立居安土食三十萬石豐太閣時從岐阜進從三位中

納言黨石田氏馳赴岐阜值城既陷轉抵香島與敵軍敗遁于高野

隔合渡而陣時雨後水漲諸將議未決高虎見後藤基次戴銀胄在下列目長政曰夫夫也銳敏何不前而詢也長政謝云群議所難家人輩安能辨焉高虎不肯舉扇招之就問其策基次毅然厲聲曰諸君已失戰期今遭此奇會又何議焉祇當冒水而死表赤心於內府也已於是諸將遂亂流而進獲克捷焉福嶋正則之破浮田氏于關原也其將福島丹波暇敵兵緣林而遁遣騎要擊焉後藤基次亦遙覽之馳報丹波曰急追之丹波晒而不應須臾其騎反効首虜基次拍掌曰何神也其後衆謬傳丹波因基次成功

丹波意甚不平，居數年，基次有故辭黑田氏，將赴京師，繫纜宮嶋，丹波聞之，為福島氏懇留之。基次曰：余非三萬石，則不仕也。時丹波及尾關石見俱為正則老，食二萬石，正則竟不肯使丹波辭焉。話次及關原追擊事，丹波正色訊曰：爾時吾曾不受卿之制，然使衆疑於我者，得非卿欺世自功耶？基次微笑曰：我二人者，智略相敵矣。我固不制于子，子能制于我乎？不思之甚。丹波默然，既而語所親，若使外人置對，必當百口辨析，而渠一言屈我，宜乎其不立於我後也。後藤基次在小熊，備細川氏黑田長政與細川忠興有隙及同封西海接邊境因

使井上周防守黑崎，手塚水雪守高取，而基次領小熊萬石，以警不虞。

頗不相得，嘗因其子隱岐事，益對之。隱岐坐廢，綱於毛氏曰：余已為孤獨，莫復望於世。既而次子又一寵待筑州，筑州遊博多，張散樂，以又一善鼓，同伶工合奏，又一意不屑焉。馳咨諸基次，基次憤曰：既竄斥隱岐，又辱汝賤役，我君何暴也。遂攜家而亡。細川忠興聞之，遣騎迎納焉。筑州大怒，數請還之，忠興弗聽。事方急，德川公密令忠興出基次於外。於是忠興設讌送之，從容語曰：吾素與長政相惡，今又構怨已甚矣。卿為我詳論彼短長，以貽他日戰勝之方耶？基次

兩揭忠臣悲
壯語其人倏
然于筆端

對曰微君之言臣固將欲告也彼實强大今君不仰
外援而與之爭武其敗必矣然以術誘之易與耳方
其接鋒也縱彼馳突排一隊銃手左右狙發斃其突
騎三兩人則必獲筑州矣以彼性剛毅不肯後於人
也眾稱其回護舊君以直報怨

後藤基次為大坂將屢抗東軍及夏後出陣平野德
川公父子遣人說降之約與播磨基次曰東方氣勢
烜赫如日之升西則衰弱難保旬月去弱就強非吾
之志也且也受其養而貳其心可乎不肯因私使者
曰當今將士孰如余之榮夫重寄聽余者為明韓宣

黑田亦能改
過

威豐國公之嗣君而殊賞招余者亦為人臣無上之
兩大將軍也抑我軍雖憊矣然吾在一日支一日十
日支十日今也拜命之辱第須速死以酬幕下盛意
已果先諸將陣亡既而公諭黑田長政曰基次烈
士宜釋其子弟也長政潛焉對曰假令彼生存存將終
赦之矧死後耶於是其族出仕諸國無所訊問基次
又一寓細川氏其子又右衛門竟臣之季子治
兵衛鞠於外舅三浦主水冒三浦氏世事因幡
塙直次塙團右衛門初稱須賀田次獲加藤氏謹削髮號
鐵牛寄食妙心寺嘗與大龍和尚約赴人家齋後期
而至和尚不悅詰其故直次徐徐就席答曰一鞭遲

到請無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欣然喜其辨給

塙直次初從加藤嘉明小字孫六事豐臣氏封在木十萬石左馬助關原後歸順與福

島池田諸將為海道先鋒夷石田三成加食松山領二十萬石寬永中移會津為四十萬石從四位侍從

卒年六在南海關原時率徒屬而進誤違嘉明節度

嘉明詈曰汝鴛材終身必不解為將帥之道矣直次

快快常病之嘗題詩其舍柱曰不啄江南涓滴水高

飛天外一閑鷗去仕備前中納言小早川不得志又

仕尾張中將松平忠吉東照公第四子從三位中將薩摩守嘉明意甚銜

之無幾中將逝國除更應福島正則之招客于廣嶋

嘉明迺親請正則錮之直次流落多年後入大坂為

才兼文武惜乎不遇知已

將領一夜督兵襲蜂須賀氏蜂須賀至鎮阿波守家後代立更阿波守以大坂功增食淡路至二十五萬七千石賜松平氏元和中先父卒陷其營

既而白木太書姓名標諸軍門哈謂眾曰聞左馬君

欲甘心於我我今將就顯戮也已

塙直次既斫阿波營有功聲名籍籍東西講和後東人

與之相識者爭相問慰焉林半右衛門獨不往直次

訝之訊客曰林生義士必不遺故也斯役家居耶不

知今何仕或告其從池田氏在天滿營直次使人讓

之曰知友皆枉顧卿何獨見外之甚林對使者辭曰

昔者嘗與子講兵俱矢一旦會風雲位至上將不躬

執銳刺擊非烈丈夫也子年未滿五十不可謂衰矣然纔得為偏裨而據胡牀擁白旄以自莊重焉是僕之所惡聞而所以闕然也直次於是於邑飲泣歎曰林言良然余非敢渝約也余曩以無能為加藤君所擯斥今忍技癢坐督衆者欲使君知吾將畧也素願成矣無復遺憾他日有變則必揮戈鏖戰暴骨原野而已果如其言

松井佐渡有吉賴母同為細川氏勲舊佐渡臨死誠子弟曰士當專力於鎗刀也若他嗜好或損其名吾行陣多于賴母兩次然聞外間之言以勇目彼謂吾特

戰國餘書耳

辨智而疏于武無他以吾旁好吟咏屢執使事也故士能解握戟則雖無他技可矣

播磨宰相

池田輝政二子利隆小字與一郎襲父封領播磨

守母為忠繼小字藤松分封備前三十萬石從武藏

中川氏忠繼四位侍從左衛門督賜松平氏各是

異母出宰相卒利隆以冢子嗣立而忠繼別封備前其母常欲除利隆使忠繼併宗國忠繼數諫之弗肯忠繼乃私要利隆矢曰兄欲省吾母弟必與共焉若忽斯言則萬死有餘憾矣利隆深辯之每執謁北堂使人報告焉一日母氏供饅頭利隆將就而食忠繼急止之云請先拜賜奪其膳嘗之母氏及左右皆失

擬得其倫

夏侯太初薦以加之

色忠繼顧利隆曰味體矣兄勿敢下箸利隆曰我豈
 可使吾弟獨領賜乎哉取其餒噉之無幾兄弟寢疾
 相繼而死世人哀之以為二子乘舟之遺美
 芳賀內藏允初為播磨宰相記室宰相之破岐阜也命
 芳賀裁書報捷幕府俄而硝庫失火流丸迸空聲震
 天地芳賀執翰神色自若宰相器之乃試之吏事吏
 事亦善理遂舉用與邑二千石尋從其子利隆在大
 坂役時前隊請排盾利隆遣芳賀視之芳賀臨敵營
 馳驅矢石雨下而不少動徐按其地理揣遠邇而還
 後與番大膳並執其國政

番大膳

番氏明尾張荒尾村人父藤左衛門仕已為池田氏自僕圍擢用大膳繼為重臣

田氏立大功

觀望不得見待罪西宮時遣大膳于二

條申理國老伊木長門謂之曰是繫國家存亡卿克完事耶大膳頓首曰如事不成有一死耳出短刀于懷視之竟廷辨爭以表其無異心列國老芳賀內藏亦以新進執政

與之齊名然國人請事或有冤枉而造大膳大膳輕
 允之不能審辨之君前內藏則勃然謂其人曰是豈
 可聞公上事耶他日入論其情不明措言若不見
 聽則犯顏苦爭召其人諭曰汝前日之言幸以我公
 仁恕故被察納己是以內藏臨庭事無凝滯百廢具
 舉論者曰大膳明寬一時之績也如內藏闔國生靈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所係其澤遠且大矣竟以此判二子輸贏

加藤清正博募材勇加意簡汰嘗云吾鑒士多年不得其方時取相書試之亦無其驗唯其為人貞慤則必有勇矣加藤嘉明亦云幹敏之人雖一時成績而斷然自守不以榮辱存亡變其志則非貞士不能也况貧夫佞兒趨利銜功乎備前少將松平常誦此語以為法因言國有佞諛是畜賊也為人牧者可不慎而辨哉

加藤忠廣

主計頭清正之子繼領肥後七十二年坐事奪封配死

內嘗語家人云吾甚欲多力以其得重襲堅甲免矢

石之難也飯田直景

飯田覺兵衛後事黑進對曰多

力何益夫先公數十百戰未曾蒙一創而威震明韓然其所着不過一箇弊甲己苟時否運替高城深池不足恃豈特筋骨之賴乎哉忠廣默然直景出攬涕大息曰父子異心不啻霄壤矣加藤氏之鬼吾不知其所享也

山口重政

小字長次郎父曰平兵衛盛政其先為周防

盛幸始以山口氏重政與父偕仕織田公而屬佐久間氏長秋軍後從德川公食牛久萬石任修理亮慶長中坐大久喪邑家居及大坂兵起欲以功贖

保忠隣事削籍罪私率子弟西上而隸井伊氏直孝年少執麾亡儀

重政為指授之直孝士諫直孝曰公請勿從彼誨否
 則他日之績人必言彼之力也直孝領焉既而其子
 重信伊豆守奮鬪而死重政躬赴諸直孝曰豚兒果遂
 宿志矣言畢嗟唏直孝默然不賞又無弔慰之言由
 是二家相隙重政卒不得旌表銜恨而歿寬永中以
 請賜重政次子弘隆萬石三子重經從之弘隆竟不肯
 舊封松平豆州為和二氏重經從之弘隆竟不肯
 台德公時命淺野長晟彈正右衛門次子食備中田
子繼領紀伊轉封安藝併備後半國為四十三萬石從四位侍從但馬守覽江戶城長晟
 遣龜田高綱龜田大隅初稱溝口董工事成而壞者
 再矣公巡視眄高綱言曷屢崩也高綱對曰臣握

鳴嘴十字鎗高綱所執鎗下坂忠親之未嘗崩潰也
 土石無情臣無如之何矣後竣賜騶馬勞之高綱因
 上井利勝大炊頭辭云辱領盛貺感懼無已但二毛之
 乘臣心所不安也利勝聽其言為請更之
 成瀨隼人成瀨正成小字小吉父曰吉左衛門正六世
相拜銃手將慶長中為老中隼人正出嘗囑安藤飛
 州安藤直治小字彦兵衛帶刀直次之子襲需紀匠
 鍛刀驗刃不利因請更鑄且戲之曰聞公已試之貴
 國而銛矣而今如此蓋尾人骨體不如紀人易斷耶
 飛州輒答曰否不然是尾人無腕力也紀人則不論

利鈍應手作用耳隼人有慙色

紀伊大納言為世子光貞德川光貞小字長福寬文七年代立領五十五萬石元祿

十一年老從二位舉擢甲禮井伊中將井伊直孝來執謁

賀曰姿儀英發必為良將矣若國家有事臣奉世子

前驅以竭股肱之力左右歡呼稱善水野重良對馬守重

仲之子繼領新宮三萬五千石淡路守獨不悅詰中將曰公非幕府宰

輔邪且吾在斯惡得使外人佐我世子矣重良與安

藤義門小字千福飛驒守直治之久野宗俊故久能

部少輔宗秀之子俱傳干紀國而為新宮城主也

台德公時青山忠俊伯耆守擢自書院番頭與土井利勝

三傳之事可謂古美談

酒井忠世雅藥頭俱傳世子忠世莊利勝和而忠俊剛

直三子一心調護于時以為妙選世子有不善忠俊

依法諫爭若或弗從則曰臣言無可取速劾臣頭便

投佩刀而祖造膝請死二子又乘間啓沃為通其意

是以每忠俊見左右竦然世子以此殊憚忠俊

大猷公時青山忠俊以言獲罪竄于遠江台德公每

言其寬公頗幡然未及復其身而死慶安中賜其

子宗俊因幡守初共父廢錮寬永十年起為書院番

超遷大坂城代從四位侍從延以小諸三萬石乃召

之便室親喻之曰昔乃父以義率予予駭而不悟終

使乃父怨歿謫所今聊祿汝以報乃父之誠汝亦佐我子猶乃父之於予矣因為之法然

大猷公少時世尚佩玩堀田正盛小字權六父勳左衛門正利為幕府番士

正盛以春日夫入外孫給仕左右自封河越三萬石近習出頭人攝老中事寬永十二年封

十五年移松本七萬石十九年又轉封佐倉十二萬石從四位侍從加賀守及公薨自裁殉之

一刑部樣描金香撞公撫愛實左右酒井忠世見

之訊其所從來公赧顏顧侍者云是加賀所上忠

世正色曰彼席寵特恩侈靡盡主乎取而粉碎之因

規公曰昔東照公見尚食所穿袴而異之問其

名曰柳條公怒黜之曰海內稍平人將就安而汝

先着奇服為奢侈率是又亂天下也為不下箸久之

祖考慎微防患如此公少思諸

堀田正盛初與酒井重隆實金森氏出雲守可賴之子命為酒井忠世義子冒酒井

氏食邑三萬石山城守坐詐病不朝放于備後及正盛領佐倉愧恨不食死俱為大猷

公近侍寵幸無比每有恩賜兩人必共而莫有殿最

嘗至同日並封三萬石其後重隆獲罪貶謫會歲首

正盛夢其門所標雙松無故中折意殊惡之語家人

曰吾與山州實為公門雙松然渠已以客冬摧今春

不圖至我身也正盛奴有戶平者意直寡欲常從而

拏鎗聞之進言新春夢兆松折而本存吉孰大焉是

公必為信州松本城主也。近新春與信州音混為一也。正盛欣然

為解顏。此歲果移鎮松本。正盛之移松本與戶平三

其祿戶平辭不受曰臣以鄙陋為奴以執洒掃已因自髡

身竟。

大猷公蒞馬場門召四部伶人張散樂於八代洲限以

七日令士民縱觀焉。因築錢作山任觀者取歸也。日

暮樂畢衆爭先攫錢蹂躪顛倒。公聞其多死傷三

日而輟。所餘悉與之乞兒。又嘗放鷹抵高田駐駕一

望時太田伊平在傍。公遙指田野戲之曰予佇立

間汝馳周彼地任力取之伊平即揮鞭而起馬蹄所

公幸不以寄奴麻逼拂視之社稷之福也

不及誣以為周地吏以其有寵莫敢詰者竟得田可五六百石矣。

大猷公時海內殷富風俗漸革板倉重宗周防手製草

鞋一兩獻之。公曰是東照公之所常著也昔者

公教臣軍中草鞋之制以此樣為便臣今尚能模倣

之將軍或有所用邪他日更上幾兩而已。

水野勝成小字藤十郎更六左衛門和泉守忠重之子

東照公之內弟少從征伐有首功狼戾不羈

忤父旨出奔歷仕西海諸國不得意慶長中還京師

會伏水有變入請自倣公喜命忠重納之襲領其

封二萬石從四位日向守少時無賴獲譴亡命流落

鎮西十餘年備嘗酸辛一旦折節痛自創艾遂奉公

命承父後行已愈恭撫衆有恩元和中封福山十萬石監九州諸將嘗有舊臣食三百石者間勝成田于野見曰臣嚮不自量辭籍今也萃仕越前俸祿千石而竟難換君眷顧之情是以忍羞歸來唯君憐之勝成輒復與其舊邑勝成致仕後其人與作州水野勝成之子寬永中代領其封亦從四位美作守有嫌而去勝成聞之箴作州曰汝遺故喜新好自尊大蓋尚江戶風習也邪夫江戶者海內所朝宗貴賤異等上下懸隔固其所也如汝曹一隊將領不可不務諳下情與衆同體矣渠既不屑重祿而歸我縱有微罪須寬假以取其悃誠耳渠

而且不能容况卓犖驕悍之徒不應繩墨者乎今汝舉措如此吾懼水野氏之祀不能耐久也

岡崎城主水野忠善監物忠元之子亦任監物襲食常保二年又移岡崎五萬石旁招四方名士處士二本松右京小山

松律師龍造寺某一本其色左京等十餘人或以門望或以技能不次祿用講究軍政嘗自謂吾奉密旨監尾國而不諳尾城虛實何以副急

哉一夜赴南護屋竊測外惶淺深邏卒訝是盜漁追之其後又覘有土木事執畚爲丁入城候視焉會尾

張大納言德川義直初名義利東照公第九子慶長八年封甲斐又移尾張併美濃信濃田

爲六十二萬石十六年從三位宰相更名義直進從二位大納言慶安中薨年五十一親巡後

見忠善潛伏槽下急命左右捕之忠善預匿善馬于門外因疾走而出策其馬去納言大怒思所以報之與成瀨隼人成瀨正虎隼人正成之子亦謀掄一解事臣為處士干仕者遊于岡崎忠善喜其能稍稍親近之居三年具記城中有亡及忠善日夕言動遺書而還忠善切齒深以為恨

稻葉淡州稻葉紀通左近道通之子叢嶺田九四萬五下慘破衆情旬旬流言謀之亡也種田正吉將從殉叛事不能自投除封謀之亡也種田正吉將從殉之其友止之曰聞幕使已上途輸城期迫矣然計簿散逸非子無辨識者今且待了事為未晚也正吉乃

期其小祥與故舊會妙心寺淡州墓前妙心寺中雜氏墜進香畢賦歌訣衆從容執刀遂割腹而死年三十九一時嘖嘖特稱其傲節於亂邦也種田正吉稱

喜左衛門正義世臣稻葉氏食俸二百五十石正吉有字尚幼稻葉濃川撫而祿之稻葉能州亦存其後古田兵部古田重恒大膳亮重治嗣子實重治兄養而懶常稱病不朝又斥絕家臣而不視事壁人山田成

高山田十右衛門不見野人獨侍側于時屢幸特技者以從死為例成高恒懦圖罪兵部而廢之已免其患招其老古田左京西林外記等汝然泣曰我公喪心矣嚮手出寶刀數柄命僕推碎僕百計拒之不允

且乞緩期而罷焉衆驚愕失色成高拭淚徐言是非
僕一人所能制也他日事急必報之諸君諸君疾來
與俱苦爭或得無虞矣衆咸命之成高乃告兵部公
養病多年外庭時之陰奉左京子謀不利於公臣亦
佯與盟而得悉其議也請公先斷之兵部大怒伏壯
士于臥內使成高召諸老遂掩殺左京等數人外記
獨得逸而愬諸幕府兵部聞之自盡成高亦處極刑
古田氏來絕其祀

小幡景憲小幡勘兵衛本姓小幡氏祖山城守虎盛遠
字居守貝津父豐後守昌盛以信女
命景小幡氏亦成貝津攝麾下軍監甲州人父祖世

事武田氏武田氏之亡其父殉節無幾德川公平
甲州博祿忠義子弟景憲時年十一始臣于德川氏
比十六遺書辭俸出遊諸國盡力武技公嘉其志
追止之不及大坂役以功復歸食邑千五百石為使
番景憲益用意韜略就彥根士岡本宣就半研究陣
法又徧詢武田氏舊臣甲斐七如早川奉豐廣瀨景
房辻盛昌小宮山昌久等皆
速事武講求信玄遺制甲斐將高坂
田氏技補高坂氏書昌宣著甲陽
軍鑑未首唱武田兵法就而卒以立一家言時人稱曰甲州
流寬文中以壽終于家二十士庶速門者二千餘人
小早川能久小早川式部故父留日城主孫北條氏
早川秀包之子毛利元就之孫

長等北條新藏其先福鳴氏左衛門大夫綱成之玄孫綱成為北條氏綱女塔受北條氏北條氏之
亡其孫氏勝歸德川氏是為氏長祖氏長四歲而孤
寬永中為步兵行頭轉步卒將明曆中大目付任安房
守最為其高足

內藤帶刀內藤忠興左馬介政長之子襲領岩妻妒而
悍侍婢一與帶刀言則或絞拉之或則割之所殺傷
數十人帶刀殊憚之一夕帶刀入內小臣土方大八
從焉妻迎之闌外一婢執燭在側帶刀顧握婢手妻
變色而入索薙刀追帶刀帶刀懼走出大八故徐步
廡下妻進來擊之創淺不死既而知其大八驚謝云
吾誤傷汝汝勿以介意他日使帶刀增與其祿且語

之曰嚮妾欲同君伏刃也已如此者數矣帶刀終弗
能制

奧平傳八族某欲佐傳八擊奧平隼人寬文中宇都宮城主奧平昌能

之老奧平內藏與同僚奧平隼人論事憤死其子傳八愬竟不止二人遂削籍放逐其族分黨相助隼人
終為傳八所殺其妻年尚少乃送之舅家訣之曰吾今日遣

汝汝更歸他人無貽父母之憂矣妻驚問其故弗答
曰妾已侍君數年一朝無故棄捐將何顏見二親耶
俯而泣某不得已語之曰吾實欲與傳八氏共死也
第令事就而坐法亦不可知恐以斯累汝耳妻即自
捉其髻斷髮視夫矢曰請君加餐努力妾不奉無復

見君則不敢執，搯沐矣。其遂事之後，訪其妻，蓬頭麤

麤，細毛衝髻而生，而固結如故。
上佐山内氏，世尚淳厚，對馬守忠豐，忠義之子，明曆中

代立，侍從，寬文中卒。克奉其訓，不敢以國主驕人也。

雖外臣賤士，遇諸路，下轎答之，故衆憚其勞焉。見駕

過，則遙先避之。淺野因州淺野長治，但馬守長晟，長

長治別食三次，亦嘗見一騎士下拜，歎云：我本寒族，

與彼何別？今賴父祖餘蔭，居然自貴，獨不愧于心歟。

每接衆虛，已為禮。

備前少將恒言：長於國家者，恩威不可偏廢。夫有恩無

明君之意
有婦宿

威，則慢而陵上，猶驕子不可用也。若但任威嚴，則面

從而心違，遭變離散矣。是故恩以懷之，威以肅之，點

陟必公，賞罰必正，而後可以有為也。雖然，公之與正

必在先，悉下情矣。既不能悉下情，恩威果何用哉？抑

斯意也，自非尚論古道，則不易領會也已。

酒井修理酒井忠直，讚岐守忠勝之子，襲領。若東上經

尾張時，家人怒馱夫不恭，斬之。修理乃送其人于驛

外一寺，而賜死。尾張中納言德川光友，大納言義直

祿六年致仕，十三年薨。至大納言從二位，聞之，命撻寺僧逐之，曰：士與奴

刑固不等，而修理為我戮之，可謂厚哉。今不於其驛

而遠託諸野寺蓋有所惜也然渠拘拘小義而不能
亡則寺僧何不為請命吾聞佛以慈憫為道為之徒
者雖罪人之死宜不忍坐視也况非其罪者乎

中山勘解由也中山直守故北條氏臣中山家範之曾孫也祖照守父直定世事幕府襲稱勘解由

後任丹波守以膽勇稱天和中擇為巡捕官摘發姦伏屢

奏奇功于時有賊魁鷄權平者權平鷄鷄為賈兇狠衆謂之鷄權平兇狠

多力遂為勘解由所逮捕一日權平就鞫斷縛挺進

拉勘解由勘解由一攫投之五六步命吏誅之然勘

解由竟病創而卒

常憲公時堀田正俊小字久太郎加賀守正盛次子分封萬石備中守自奏者陞老中賜

安中四萬石天和元年大老左少將更筑前守移領古河十三萬石以翼立功進大老

加邑至十三萬石尊寵握權頗有驕色貞享中與稻

葉正休伊勢守正吉之子襲食五千石天和補少老中如封萬二千石見守至此絕後

爭言被刃于廷此日朝賀諸藩陪列老中即喻停禮

且宣言稻葉顛狂傷堀田既伏誅矣水戶中納言德

光曰刃者果狂乎被刃者不殊而誅之可乎當是之

時舉朝相率訪堀田氏納言獨攜世子及諸公族造

正休宅懇弔慰家人而還

水戶中納言襲封初朝顧衆曰昔有一酒肆釀極醇美

遠邇爭購富軼他肆無幾其所蓄狗病而齧客客來

公蓋敷行轉非語也

好喻

日稀終以衰絀，卿等幸勿為我家瘼狗矣。又嘗諭刻物奉行曰：食貨出納不可不慎焉。事事欲利於內，則必害於外。不如彼是同得其所也。因笑云：譬諸情慾，宜如好女色，不宜如好男色。

水戶中納言初不甚嗜學，比十七八，覽伯夷傳，深有所感悟，恨其超兄為冢嫡，有掛冠避世之念。憚忤嚴旨而止。及襲立，首請二姪為嗣，竟完其志。致仕後，棲遲西山，茅舍矮檐，不過容膝，僮僕數人，率取諸阨弱不堪公事者，而不用。婦女、文史迥然自適。林泉恒言：吾亦欲無罪而看配所月。源納言頭基語遂不復出于城市也。

餘韻感人山
高水長

嘗一應 常憲公招造府朝請于時 公需其講經納言曰：某素不閑講說也。今且誦所聞可乎。因披大學，至在止於至善，拱手色莊曰：周家永有天下，蓋本於文王之敬止也已。

常憲公將立德松君為儲嗣，私詢諸三家。水戶中納言

對曰：先將軍之捐館，以故甲府宰相德川綱重，小

猷公之次子慶安中，封十萬石，後加甲府為二早卒，十五萬石，正三位，參議，左馬頭，延寶六年薨。

幕下代之，則當先立今宰相德川綱豐，即以

及于公子矣。否則恐不免世人議論也。公弗從焉。

初納言以翊戴有力，特見優待。至此不復如舊日闊

焉竟身唯及其病在蓐遣醫診視日訊所飲食頗輸
惘歎人以為異

常憲公以乏誕育信浮屠說嚴立殺生之禁鳥獸魚鼈
至昆蟲之微不許殺之其於狗馬特甚有傷之而死
者有殺之而梟首者水戶中納言與尾紀二公在朝
語阿部正武播磨守正能之子繼領忍九萬石曰
幕下之設禁蓋推不忍人之心以及鱗介也今人有
罪且不免於死况於禽畜乎故我屬每見獠犬齧馬
傷人壞物輒直箠殺之耳

常憲公以女配紀伊世子綱教德川綱教大納言光貞之子時三位中將元祿

十一年代立進中女尚小欲邀綱教于城而婚使牧
納言室永二年薨野成貞故館林傳越中守成儀之庶子少以父蔭給仕公家遂列國老食三千石任備後守及館
林公入立掌測用人以潛邸者舊荐見貴幸不數年
領關宿五萬石陞從四位侍從比老中貞亨中公
臨其邸增封至七萬三千石諮之三家水戶中納言曰公女雖
幼有故老保傳侍出在紀邸猶在城也尚且慮之不
如俟其長今招督行禮非名之正者也事遂輟成貞
又在朝啓三家曰幕下到于今未得儲副諸公幸
早處之納言問是出於大旨乎成貞曰否非然也納
言正色曰幕下年力方壯今且待之不為晚也年
後無已則甲府宰相在焉又復何憂抑將軍愛憎

之偏無取乎宰相則有尾張世子德川綱誠大納言光友之子亦三位

中將元祿六年代立進中納言十二年薨在是亦無取邪有紀伊世子在

不必汲汲乎議儲也成貞杜口而罷

水戶中納言誠左右曰汝輩慎勿倚著於物矣凡事自

執以為是者或言其非不易回更猶歌詩之難轉夙

構焉剛愎自用多是之由為人情之通弊也晚節又

語人曰吾惕勵內省以求寡過而未得也有三大悔

事自謂善禦外患而為人所欺罔者再矣

佐藤直方佐藤五郎左衛門山崎閣齋高足嘗宴于井伊掃部氏井伊直該

少將直登嗣子實直澄凡子繼領彦根三十萬石諸元祿正德間再為大老正四位左中將掃部頭諸

老用人在傍直方語之曰凡雖小技末藝不由師傳

練習而能通其道者鮮矣今有執最大事業而疎漏

自得者不亦異乎眾問其故直方曰夫政令賞罰非

大人君子所業耶而邦國安危所關可謂重矣古人

為政博稽古訓繹聖賢言行修之已而後施於人焉

今也在上之人已不屑傳受又欠講磨工夫徑取之

臆裁決大事是僕之所以寒心也眾僉稱善直方以

文學名厩橋城主酒井忠舉雅樂頭忠清之子叢領十五萬石從四位左少

將雅樂頭每欽其德望待以客禮

有德公時下教嚴禁狃建佛寺神祠至若熊野祠興福

大哉 公言
秦皇漢武所
不夢見

寺等係官府修理者一切更制委主者募造焉于時
出雲國造引据故事固請不已 公諭寺社奉行曰
大社威靈之赫誰不瞻仰焉今令海內之民分助工
事則萬姓齊膺神明呵護矣然使人主一身獨顯其
釐豈我素志歟於是國造徧募天下不復費縣官財
物也

米澤侍從

上杉治憲大炊頭重定義子實秋月氏佐渡守種美之子明和年代立侍從彈正大彌

年四十一致仕更越前守號鷹山仁恕好學招紀德氏瀧長愷諸儒細井甚三郎姓紀氏字世馨號平虛已禮待講習討論稱

洲龍彌八字彌八號鶴臺先生不名一日謝德氏云吾今有故晨起不覺坐睡

殊失聽經之禮何以償罪乎其為世子也服食諸需
歲費可二百九兩屬連年凶荒國用不支及代立儉
素自克遂莫加于故國中耆老苟名一技一藝者不
問內外貴賤召見待話饗以茶菓酒飯安永中行尚
齒宴招士民九十以上於城中及司農局各命其子
姪家人扶掖執饌勿有容心焉侍從親撫勞之賜金
錢衣服因嘆云吾生長富貴不識彼其懇歡如此嗟
吾於父公分離索居不能朝夕可憾也已由是每設
宴邀父公于城躬自饋之歲終以為例後以米易服
又恐其先期物故至春遣有司就家賜與之舉國振

振莫不興起

米澤侍從不喜散樂以父公絕精其技召伶人閑習每
 待宴躬親演戲就請正焉嘗言吾黨不孝顧難自掩
 也何則所生與所養恩義愛敬之情宜均一也然值
 寒暑風雪憶父公何狀常耿耿于衷至長州公秋月種美
 長門守種弘之子享保中襲食高鍋二萬七千石佐渡守寶曆十年致仕更長門守則否少小
 睽違稀執謁今也相距八十里而或無遐想日謂之
 何哉先是藩士役于府邸者父母之病不得省視及
 侍從世始賜休暇雖出為人嗣者亦爾如伯叔昆弟
 而下侍養無人亦悉其情由而准可之以為恒例

米澤侍從云交際問遺菲薄却佳以物固易繼情亦連
 連也厚幣重餽雖云誠敬所致彼所勞心我乃嫌于
 無報兩不相安而難於數數所以加疏也假令躬提
 小魚數尾若園蔬少許來訪云是吾所培植是吾所
 釣獲則其親切率易之情可想焉彼我俱有耐久不
 渝者也

天明癸卯諸州凶歉至明年奧羽饑甚當此時侍從當
 朝請託脚疾緩期身食糜粥罄藏賑濟博糴菽粟又
 給與鹽豉衣衾國人獲以免飢有他邦來就食斃于
 道路者資銀錢命吏斂葬焉此歲盛夏之際又復霖

潦寒冷如秋，衆着袷衣或綿絮，侍從齋戒，詣藩祖謙
 信祠堂，絕食祈晴，比三日，天氣朗晴，炎赫連十餘日，
 侍從之休糧也。父公聞之，駭曰：使彼身罹疾，將奈我
 民何？乃手炊飯，造堂羞之。侍從感泣，不得已就食焉。
 明年終，傳封義弟治廣。重定之子，後少而老及松平
 越州。松平定信，越中守，定邦義子，實田安中，納言宗
武之子，有德公之孫，襲食白川，十一萬石，天
明七年，特拔執政，位諸老上，寬政中辭免，當國特召
文化中傳封而老從四位上，將越中守。見之，優旨褒獎，賜以章服三襲。

擊壤錄二編終

48-13800

010190530669

